

苏联諷刺小品集第五輯

傳外夫霍徒別

弗·德霍維奇內 著
莫·斯洛波德斯科伊



北京大眾出版社

别 徒 霍 夫 外 傳

(苏联諷刺小品集第五輯)

北京大衆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苏联作家弗·德霍維奇內、莫·斯洛波德斯科伊兩人合寫的一本具有連續性的諷刺短篇集。这些短篇通过对別徒霍夫这个人物形象的刻劃，尖銳地諷刺了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敷衍塞責、阿諛逢迎、投机取巧、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浮華虛誇等等腐朽落後的东西。

原書名：Похождения Петухова

原著者：Вл. Дыховичный и М. Слободской

原出版处：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出版地點及年月：Москва 1954

別徒霍夫外傳

(苏联諷刺小品集第五輯)

弗·德霍維奇內
莫·斯洛波德斯科伊 著

刘光傑、陳幼羣譯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

(5028) 787"×1092" 1/32·2 印張·41,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2,000冊 定價：0.20元

弗拉基米爾·阿波拉莫維奇·德霍維奇內一九一一年生於莫斯科。曾担任过地質工程師、演員等職務。一九四〇年寫了他的第一本喜劇「結婚旅行」。從那時開始，他就常在「鱷魚」畫報上發表文章。衛國戰爭時期，曾在戰地報紙工作，得過紅星勳章。

莫里斯·羅馬諾維奇·斯洛波德斯科伊一九一三年生於彼得堡。曾做過印刷工人，並在建築工地担任过工作。一九三四年參加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四三年參加蘇聯共產黨。一九三二年開始寫作，發表過不少特寫、詩和小品文。衛國戰爭時期担任戰地記者，得過二級衛國戰爭勳章和紅星勳章。

德霍維奇內和斯洛波德斯科伊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合作，寫過一些喜劇，如：「從那個世界來的人」、「三次鬧謠」、「這條街在哪裏，這座房子在哪裏」等等。此外還出版過諷刺詩集和小品文集，如：「路標」、「攔起風的人」等等。

「別徒霍夫外傳」是他們合寫的一本具有連續性的諷刺短篇集，通過別徒霍夫這個人物，尖銳地諷刺了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敷衍塞責，阿諛逢迎，投機取巧，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浮華虛誇等等腐朽落後的东西。本書是從蘇聯「真理」出版社「星火小叢書」譯出的。其中「噴泉」、「迷戀」二篇是節譯的。

目 錄

橡皮球	一
藍鳥	二
「欽差大臣到我們這裏來了」	三
噴泉	四
迷戀	五
復活	五

橡皮球●

一

某縫紉廠經理辦公室窗外，晚秋的风雨呼啸着。淋不透的雨衣夾着落葉沙沙响。可以聞到潮濕和蘋果的氣味。玻璃櫥窗上，貼着「鱈魚」畫報登的畫，上邊畫了一個肥胖的笑眯眯的長着金黃鬚鬚的人物，代表丰收。報紙在批評漁業管理局秋季捕魚工作的缺點……

一句話，窗外是秋天，而辦公室的主人謝明·達尼洛維奇·別徒霍夫和他的客人（就是从遠地來求叔叔庇護的侄子），心裏就像春天一樣溫暖，充滿了陽光。

費里普·華西里維奇·華連尼科夫，——而叔叔比較熟悉的还是他的小名費加，給別徒霍夫帶來了家中的介紹信。費加的母親把自己的兒子說成是個天才非凡的孩子，請求在叔叔的關切和領導下，找一個工作的机会。

別徒霍夫这一家，向來是困結在一堆的。這是他們家庭的傳統。不管做什麼工作，他們都尽力避免孤單，避免和外人共事。

叔叔照例向侄子問道，是不是帶着最後工作的那個機關的鑑定或介紹信件。

謙虛的費加原來什麼也沒有帶。

「我想，您，叔叔，可以自己介紹介紹我……」華連尼科夫委屈地聳聳肩，抬起神情恍惚的眼睛說道，——他的眼睛很像李子，但是閃着油亮，所以更像是黑櫻。

「我不知道這人工作怎樣，那我是絕不給他寫什麼介紹信的！」別徒霍夫嚴厲地咕噥了一句，然後派侄子到人事科辦手續，去充當供銷科科長的職務。

二

過了半年……

現在別徒霍夫的窗外，正是歡騰的春天。溪流伴隨着最初出現的自行車吱吱响。可以聞到解凍的泥土的氣息和迎接「五一」新漆過的柵欄上的油漆味。

「鱈魚」畫報上滿是批評拖拉機的修理工作拖拖拉拉的漫畫。報紙对各漁業企業春季捕魚工作的落後現象也展開了批評。

窗外的一切，都証明着春季的來臨。只有在某縫紉廠經理辦公室裏，還籠罩着陰沉沉的秋季的情緒。

「你這個侄子，真是個狗崽子！……你這個侄子，真是個狗崽子！……」
辦公室的主人別徒霍夫憤慨地重複着這個相當不精確的、但能確定是親屬關係的語句。

他从屋子这角跑到那角，手裏拿着一張××報，在發窘的華連尼科夫鼻子跟前揮舞着。原來這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揭露華連尼柯夫的活動的小品文。

縫紉廠經理的狀態是足以令人了解，甚至是可以令人原諒的。他出差到中央去，剛才回到某城。他在公共汽車站上，竟作了一個神秘故事甚或偵探故事的目擊者。

當別徒霍夫出了車站，不慌不忙地往家裏走的時候，他注意到一個小孩子的奇怪行爲。小孩穿着刺眼的橘黃色大衣，戴着尖頂帽子，很像是神話中的小矮人。他在別徒霍夫前面跑着，不時地跑進這座大門，又從另一座大門跑出來。

別徒霍夫心裏有些奇怪。這個小人兒，怎麼離開家跑那麼遠。但是就在這時候，這橘黃色的小矮人，竟做出了完全是神話中的奇蹟。他跑進了大街右边的一座大門，不到一分鐘，又從大街左边的一座大門裏跑出來。別徒霍夫還沒有來得及想一想，這個小飛毛腿忽地從他後邊繞過去。新的戲法更叫他吃驚了：橘黃色的孩子跑到一戶人家的院子裏，過了一分鐘，雖然還是從那座大門裏出來的，可是明明變成了兩個。兩個完全一模一樣的橘黃色小矮人在大街上肩並肩大踏步走着。

想起剛才和同伴喝過一瓶格魯吉亞二十號酒，別徒霍夫羞得低下了頭，臉也紅了。他馬上背過臉來，不看那分成兩個的小傢伙。

但是剛走百十來步，在林蔭道上，他看見了兩個婦女，旁邊站着四個橘黃色的小矮人，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一瓶二十号酒当然不能起這麼劇烈的作用。因此，別徒霍夫站下了，打算弄清這橘黃色小矮人神秘的分身術的底細。

他不听則已，一听真叫他憤怒，而且糊塗起來。

「這都怨我們的縫紉廠。」一個母親解釋說。「您想想看，他們光做橘黃色的兒童大衣！傍晚時候，連我們這些作母親的，也分不清誰是自己親生的孩子了。我有兩次差點把別人的孩子從街上帶回家去。」

「對這件事，本市的報紙上，已經發表過一篇小品文了。」另一對橘黃色雙生子的母親補充說。

別徒霍夫發急了，三腳兩步跑到自己的工廠，他還記得很清楚，臨走時曾給兒童大衣剪裁車間發了六種不同顏色的呢料。

工廠裏正有一個驚人的新聞，等待着別徒霍夫。

他派去當供銷科科長的費加，只給工廠留下了橘黃色的呢子，別的都拿去和某檯球廠換了兩個華麗的檯球案子。費加把檯球案子放在文娛室，在那裏度過了全部辦公時間。

「叔叔，我再不幹了……」費加愚蠢地重複着這句話，已經有兩個鐘頭了。他那神情懊喪的眼睛，同時流露着李子的甘甜和黑棗的苦澀。

「不，你不是我的幹部！我犯了一次用人唯親的錯誤，够了！」別徒霍夫憤慨地叫喊着。「你以為有了『後台』，不管鬧出什麼事，也能高居要職嗎？不，老弟，你还真不知道現代

法律的鉄則。你自己把這個『後台』也拖進泥坑了。够了，親愛的侄子。你还是根據自己的志願滾蛋吧！……」

「根據您自己的志願，還是根據我自己的呢？」侄子謹慎地試探着。

「根據你的……」叔叔大慈大悲地說。

「不過，我在這個工作崗位上，能獲得物質上的和審美上的滿足……」費加失望地哼哼唧唧地說。「我到哪裏找這樣合適的地方呵？人家不會要我的，叔叔！……」

「一定會要。我給你寫個鑑定吧！——別徒霍夫吼道，「我給你這樣一份鑑定，人家準搶着要你，恐怕要爭得把你撕成八片哩，連你的影子我也不見了！……你這樣做事，簡直是不顧親屬面子！」由於憤慨，別徒霍夫的臉越來越紅了。「要是你必須叫人替你爲難，那你就讓別人爲難吧，也不能讓親叔叔爲難呵！」

別徒霍夫坐下來，一邊寫一邊嘮叨着：

「完全是咎由自取！……面子事！……胡作非爲！……而你呢，只顧自己！光這一點，送你進法院，都不算過火！……」

他的手習慣地舞動着：「華連尼科夫同志的表現，証明他是一個忠誠老實的工作者，並且……」

費加順從地嘆着氣，从叔叔的肩膀後邊，用又像李子又像黑棗的眼睛，喜氣洋洋地看着別徒霍夫正在寫着的筆劃清晰的字句：

「……是一個紀律性很強，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工作者，我推荐他担任独擋一面的工作！」

別徒霍夫寫完以後，簽了字，把這張紙交給侄子說道：

「去吧，你这惡棍！隨便到哪裏去表現你的天才吧！只是得小心點，別讓我碰見！」

「叔叔，你真使我痛苦！」神情煥發的侄子，向別徒霍夫擠擠眼睛說道，然後興緻勃勃地自動離開了……

三

區工業聯合廠經理辦公室的窗外，夏季正微笑着。蚊子和電話不斷嗡嗡叫。可以聞到周圍新鮮的桿草和滾燙的瀝青的氣息。櫥窗裏掛着「鱈魚」畫報登的批評汽水供不应求的漫畫。報紙批評着漁產工業沒有完成夏季捕魚計劃。

一句話，窗外是夏天。而辦公室裏，正呼嘯着兇猛的，只是冬季才有的暴風雪。

別徒霍夫因為鬧出「呢子」那樁事情，被調到工業聯合廠當經理了，他剛剛度過第一次休假回來，還沒有來得及簽發聯合廠月度計劃完成情況的彙報，就因為把馬車修理廠完成生產計劃的數字多報了百分之五十一而受到了申斥。

別徒霍夫記得很清楚，他只不过多報了百分之五，把原來完成計劃的數字百分之九十五變成了整數百分之百。在他看來，這種作法是很謙虛、很自然的，在縫紉廠早已經成為慣例了。

不过还有百分之四十六是怎麼多出來的呢？

他下令找馬車修理廠的主任庫茲明，但是來人報告說，庫茲明已經病了一個來月，而現在是一個新手代替他。這人是別徒霍夫不在的時候進廠工作的。

「這人是誰呀？」

「費里普·華西里維奇·華連尼科夫……」

別徒霍夫一屁股坐在軟椅上，軟椅發出悲哀的聲音，像彈着六弦琴。

「我並沒有過錯呀，叔叔……」被叫到辦公室來的費加慢吞吞地抬起似李子非李子的眼睛，望着別徒霍夫說道，「我不過是把百分之八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其餘是伙伴們增加的。」

「什麼伙伴們？」別徒霍夫警惕起來。

「都是老搭擋！叔叔，我添了幾個新幹部……」侄子謙虛地低頭承認道，「都是些好小子！不過就是力量多使了點。我不知道我的副主任費奇卡只是把○字上半的圈圈畫圓了，結果○變成◎，而費奇卡也不知道斜眼謝夫卡一傢伙就從◎跳到○……」

「你馬上請求辭職吧！」叔叔大聲喊道，一把抓住侄子的領口，這件橘黃色上身也是用縫紉廠剩下的兒童服裝呢料做的。「趕快把申請書交來！我給你寫這樣一份鑑定，叫你流涎水！你會找到一個最好的肥缺！只要離開這裏，別陷害叔叔就行！」

華連尼科夫爲了個人利益，可以做出最高尚的行爲，所以他同意了，並且順從地離開了

這個不好客的辦公室。

四

第二號食堂經理辦公桌旁的窗外，快樂的冬天在喘息着。雪花被爬犁和行人踐踏得吱吱响。可以嗅到烟味。玻璃櫥窗裏，掛着「鱈魚」畫報的封面畫，上面一個臉色通紅的嚴寒老人，長着雄偉的棉花似的鬚鬚，提醒人們準備防雪。報紙揭露漁船修理工作有拖拉情況。

街上的一切景象，都顯示出是冬天。但是在第二號食堂經理那個角落裏，正爆發着兇猛的純粹是夏季的雷雨，裏面還夾着指摘的冰雹和謾罵的雷霆。

我們已經熟悉的別徒霍夫在大發雄威。他在區工業聯合廠因為捏造成績被撤職以後，就調到市立食堂和咖啡店公司來，以觀後效。

「你這個狗崽子，怎麼啦？」他大叫着。「怎麼啦，你这惡棍？……又來了嗎？」

這「又來了嗎？」幾個字裏包含着一切。包含着對這個職業騙子惶惑而甜蜜的眼睛的憎恨，對現任經理的憤慨（原先第二食堂經理是能幹的誠實的雅斯特里波夫，他被提升到市商業局以後，不知怎麼一來，又叫費加鑽了空子）以及包含着對顧客們的一大堆控告書的恐懼。別徒霍夫雖然還沒有看見這些材料，但這已使他不由得望而生畏了。

「又來了嗎？」別徒霍夫兇暴地重複着說。他還不知道今天究竟為什麼要責罵侄子，但是他深信，責罵的材料早就有了。

「叔叔，您可真的當場抓住我的毛病了……」侄子立刻承認說。「我們把陳腐蘋果按頭等貨的價錢出售，純粹是出於審美觀點。因為這蘋果太好了。」

「冒充貨色！」叔叔兩手捂着臉喊道。

「難道您說的不是蘋果嗎？」費加驚奇地問。「那我可簡直認不出您了，叔叔。捲心醃菜這樁事，絕不會叫您着急。我和斜眼只不过兌了三桶水。捲心菜也的確可笑得很，還真能吸收水分……」

「那就是說！還有捲心菜這樁事呀！」別徒霍夫抱着腦袋說。

「難道您說的還不是這個嗎？……呵，那大概您是說那桶漏帳的啤酒吧？」華連尼科夫說。「要知道，應該想到費奇卡的花銷：他光是孩子就有兩個……」

但是別徒霍夫打斷了他的話。

「這回我可受够了！」他瘋狂地叫嚷着，「你選擇吧：或者是我把你送進法院去，或者是你馬上告訴我，我不在的時候，你用的什麼鬼辦法，混進了我的機構……」

「叔叔！這非常簡單，」費加高興地喊道，他眼睛裏閃着快樂的油亮的光芒。「要知道，我是把您給我作的鑑定，拿給人家看的呀。您親筆寫着我是一個忠誠老实、品質優良的人，您的下屬怎能不要我呢！」

別徒霍夫好像挨了当头一棒，萎縮了下來，後來，他稍稍伸直了腰，把侄子交來的鑑定書撕得粉碎，坐到桌旁，迅速地揮動着筆桿。過了十分鐘，他把兩張紙遞給費加看，有一張

這樣寫着：「提交本件的人費·華·華連尼科夫表現出自己是個天才的主動的盜賊，具有搞垮任何工作的經驗。建議所有機關都把他清洗出去。」

「你看，」別徒霍夫說，「或者你拿這份鑑定去，或者你馬上到別的城市去。那時，我才給你寫另一種介紹信。不過，得給你寄去。你來選擇吧！」

「還是寄去吧……」費加咧咧嘴苦笑着說。「在一個陌生的都市裏，接到近親的音信，該多麼愉快呵！……」

侄子沒有告別，就走開了。

別徒霍夫放心地微笑了。

這一次，他那變化多端的侄子，那個一碰即回的橡皮球，被拋得這樣遠，大概再也不會回來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從那時起，不管命運和上級把別徒霍夫派到哪裏，凡是接受新的工作，或是休假，出差回來，爲防萬一起見，別徒霍夫總要看看本機關工作人員的名單，查一查他那無法消滅的侄子的姓名是否又出現在那上面了。

藍 鳥

市工商局食品及技術品供銷合作聯合社裏，一切都混亂了。不久前，別徒霍夫領導的這個機構，還是有條有理的。

我們不必問這個工商什麼什麼社究竟幹了些什麼。這個機構活動的本質，對這機構的首長別徒霍夫所發生的真正的悲劇，並沒有直接關係。

大清早，別徒霍夫就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市蘇維埃主席馬卡洛夫把別徒霍夫叫去，申斥了一頓。別徒霍夫說這是「剝下一層鉤屑」。

市蘇維埃主席問，他本人管轄下的事務，到底是該他自己決定，還是繼續要別人來代替？他對這個問題，究竟抱着什麼態度？

敏感的別徒霍夫馬上回答說，他早就打算獨立決定問題了，只是等着上級對這方面的指示。

市蘇維埃主席不大高興地微微笑了一笑，並且告訴別徒霍夫，用不着等什麼指示。別徒霍夫服從地點了點頭。但是心裏想，這就是指示。

爲了不暴露自己的恐慌，他急忙先行告辭回社去了。

第二個打擊，正在別徒霍夫本人的辦公室裏等着他。他的辦公桌上，放着市蘇維埃退回來の本機構工作人員的名單。前幾天，馬卡洛夫特意把名單要去看了看。因為他知道，別徒霍夫有個老習慣：擴大編制，把自己不聰明的親屬們都安插進去。

暫時對編制還沒有什麼指示，什麼也沒批就把名單退回來了。當別徒霍夫正打算收起來，突然吓了一跳，他發現編成七十三號的謙虛的計劃員雅波羅奇金的姓名上，不知為什麼市蘇維埃主席竟用藍鉛筆打了個小鳥一樣的鉤。

別徒霍夫憑着極其靈敏的官場嗅覺，立刻嗅到了危險。

藍鈎可以表示同意，又可以表示不同意。如果這真是同意的記號，那末馬上就該用什麼方法表揚表揚雅波羅奇金，而如果是不同意……市蘇維埃主席做的這個記號，用意究竟何在呢？

要是從前，這最簡單不過：給首長打個電話，請示一番就得了。而現在，要是打電話，首長一定會問他本人的意見。

「意見……意見哪……」別徒霍夫傷感地叨念着。「我怎麼知道我有什麼意見呢？」別徒霍夫走出辦公室，一肚子不痛快。他一連兩次走过雅波羅奇金身邊，企圖用所謂現場觀察的方法來研究問題。

頭一次走過的時候，他感到計劃員望着一邊的沉思的目光，好像証明他是重視工作的；桌上堆滿文件，也表示他很勤勞，而猛地把頭髮往後一甩，則是表示他性格堅強。這就是說，